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母亲的春天

■ 葛鑫

些花草,她更喜欢那些肥嫩的野菜。就像陆游《食荠》里写的:“日日思归饱蕨薇,春来荠美忽忘归。”母亲边走边,弯腰挖野菜,一路走一路挖,往往走到一个同学家的时候,篮子也差不多装满了。去别人家,空手总不好,野菜便当作礼物了,尽管山里人家并不稀罕。

已记不清母亲那些个春天去了多少个学生家家访,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小红的学生。那是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大眼睛女生,是母亲班里的学习委员。

她家住在一个偏远的山坳里,那一次,母亲领着我到她家,走了快两个小时才走到,我都快累哭了。看到我和母亲到来,小红

和她的家人都很吃惊,特别是小红,目光里掩饰不住慌乱。正是饭点儿,她家低矮的饭桌上放着一碗疙瘩菜,还有几个窝窝头。小红的母亲起身盛了两碗菜粥,让我们娘俩坐下一起吃饭,母亲倒也不客气,把随身带的几张煎饼拿出来,坐下一起吃。

吃饭的间隙,谈到了小红上学的事。小红母亲说女孩子读太多书也没啥用,早晚要嫁人,现在正张罗着给小红相亲、找婆家,再说家里也困难,找个好人家,还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母亲说,小红学习很好,不上学太可惜了,她说有困难老师会帮她,让小红母亲同意让小红回校上学,起码要上到初中毕业。

为了小红上学的事,母亲前后跑了好几趟,我印象中母亲跑得花儿都谢了,小红母亲才终于松口,让女儿接着上学。后来,听说小红考上了师范,当上了老师,彻底改变了命运。

山区里像小红那样的学生还有许多,母亲整个春天都在山路上奔走着,不顾山路险阻,挨个去到家中劝说,苦口婆心。在母亲的努力下,好多失学的孩子又回到了课堂,母亲也用微薄的工资资助着好几个学生。

后来,谈到那些在山间奔走的春天,母亲总笑笑说:穷乡僻壤的,饭都吃不饱,哪有什么春天啊,现在多好,天天都是春天。

如今,田野上到处都是春天奔跑的身影。母亲也去世快两年了,常常想起母亲,在春光里,在那有野菜的小路旁;在那片开满野花的山坡上;在那一户户贫寒的山里人家……那些往日时光,如同树缝间倾泄的暖阳,如同母亲对学生润物细无声的爱,总是在温暖着我。

站成一棵大叶榕



■ 丘艳荣

春之初生、夏之葳蕤、秋之凋零、冬之光秃,大凡树的荣枯都是渐进式的,大叶榕却不然,它是属于“大跃进”式的,若不加留意,你会觉得它一年四季皆绿,连气温最低的时候它也是那么的青葱茂盛。真是这样吗?不是的,它会在一个极短的时间段里,演绎一场秋冬春夏,完成它的叶荣叶枯。

这个时间的节点在仲春。在“草长莺飞二月天”的时节,春光正浓,气候渐暖,几乎所有树木都已换上新装,大叶榕才急匆匆地开始它的新旧交接。

春季开学,学校的大叶榕还是枝繁叶茂的模样,看不出它经历了冬的肆虐。它“呼啦啦”地招摇着满树的大叶子,热情洋溢地跟每一位返校的师生打招呼。然而不几日,它的叶子变得黄不黄、绿不绿,仿佛有了心事一般。突然,就在一夜之间,它如经受了极为严重的打击,满树的叶子变得枯黄,像是一下子从壮年步入衰老暮年。几天工夫,这些枯叶就像集体辞职了一般,前赴后继地落下,回归泥土,干脆脆,不留一丝牵挂。于是,光秃秃的树干兀自伸着,手臂上托着几只平时没有现身的鸟窝。

但你还来不及叹息和感伤,它就几乎没有停歇地冒出了叶芽,以一种蓬勃的气势重生。每一片叶芽都有一件小小的鹅黄色的“襁褓衣”。叶芽一撑,“襁褓衣”就纷纷脱落,如细碎的黄花飘落,满地鹅黄。才隔一两天,叶芽就一点点地伸展成如蝶翅一般大小的青翠嫩叶。嫩嫩的叶子又薄又透亮,在春风中微微颤动,在阳光下一晃一晃,晃得人心暖暖的,挠得人心痒痒的。这种嫩,这种绿,让人心生掙一把入口的冲动。又过两三天,叶子就越长越密,满树青青。鸟窝又被重新遮住了,心却被这新鲜的绿荡起了涟漪,每每看树,就忍不住眼神迷离,笑容绽放,油然而生一种朦胧的喜悦和赞叹。

仅一周左右,大叶榕呈现了枯荣新旧的不同景致。大开大合的凋落与新生,让生命进程如此直接又如此美丽地呈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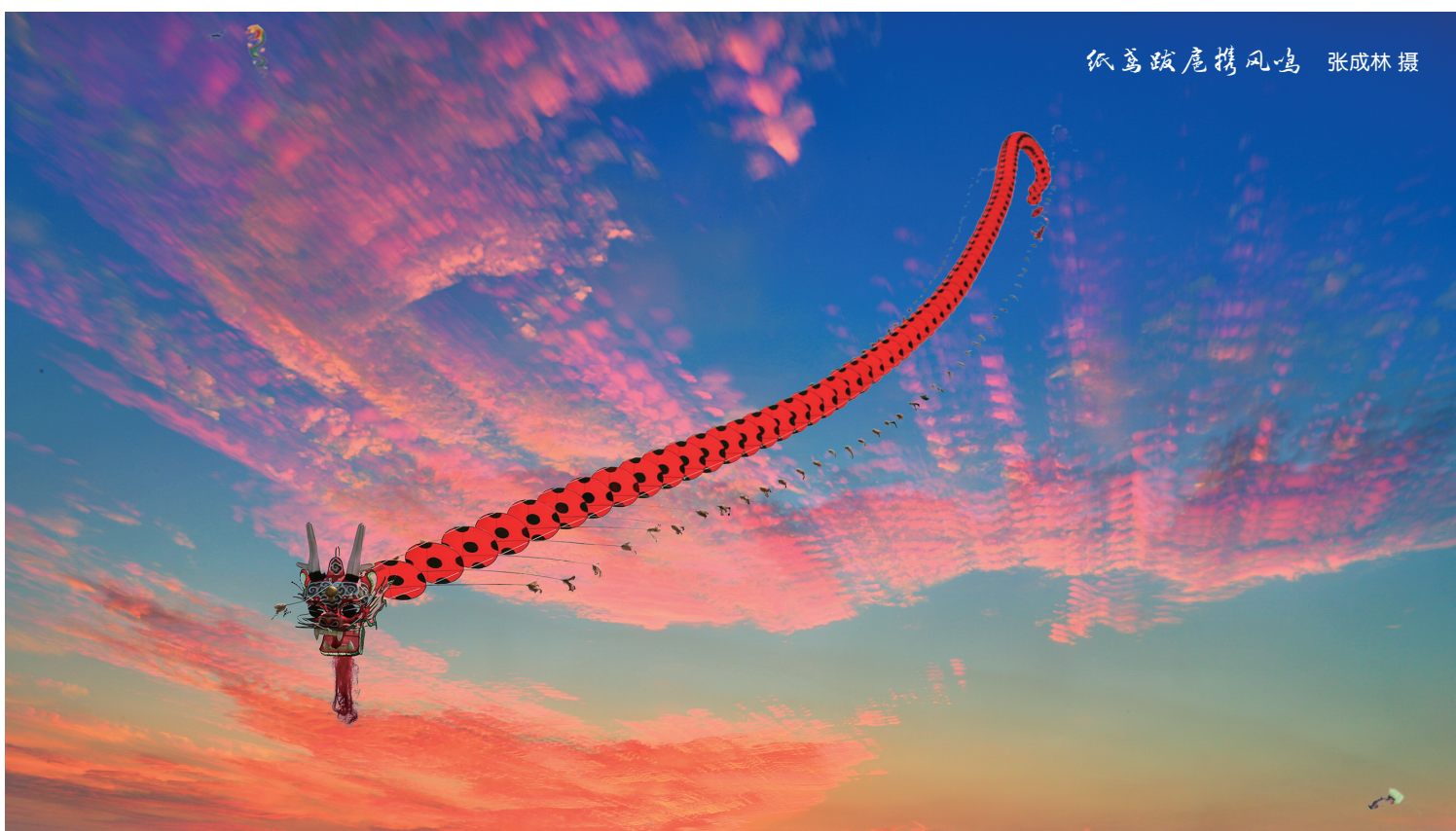
当大叶榕新绿颜色渐渐加深,当叶子繁茂到遮住天空,当你站到树下,几乎找不到一片叶隙来看云看天的时候,春天就快要结束了。它又摇起了油绿厚实的大叶片,召唤着我们到树下嬉闹、歇脚,也召唤孩子们到它的树下或捧一本书,读一首诗;或随意站成一排,唱几句歌。如果孩子愿意给它读上一段或哼上几句,它也乐意指挥满树的叶子轻轻地和,欢快地摇。

此后的夏、秋、冬三季都成了大叶榕的“旺季”。无论烈日、无论冰霜、无论寒风,大叶榕都站成挺拔葱茏的姿态。

来年春至,它依然要在短短的一个星期里完成它的四季变换,以极快的速度新叶换老叶,然后四季青葱地站立着。浓荫蔽日,绿意怡人,让鸟儿们欢喜地藏在树上歌唱,让孩子们快乐地来到树下游戏。

我常想,大叶榕之所以要如此急速地换叶,是不是想要给我们最长久的恩泽和庇护?这样想着,我竟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的脚下生出了根须,我的双臂撑开了绿荫,从我的浓荫里飞出了一串串快乐的音符和一阵阵朗朗的书声。

纸鸢跋扈携风鸣 张成林摄



乡间四月闲人少

■ 杨力

在我的家乡,插秧从四月开始。春末初夏,大地清明,满目青翠,山岭植被繁茂,田野秧苗青青,好一派“四山羸羸野田田,近是人烟远是邨”的乡村田园风光。

小时候,每到四月天,勤劳的父母总是一早出门,他们头戴草帽,高挽裤腿,一心奔向呼唤他们的秧田。稻谷经过晒种、浸种、催芽等一系列辛苦育秧工序,即将从苗床上移植出来,奔向大地母亲的怀抱。而父母,还有左邻右舍的乡邻,会让秧苗插满整个田野。

插秧的手艺,来自一代代传承,中指钳住秧苗根部,掌心朝向秧苗,食指和中指顺着秧苗根部稍加向下插入泥土,一般三四根秧苗为一组,它们像听话的精灵,在农人灵巧的手指上翻飞,在田野上竖立起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苗阵。微风吹过,苗浪翻滚,农人们擦着汗,一边喝着解渴的茶水,一边欣赏着他们的杰作,一块块秧田就是他们最用心栽培的“孩子”。

老一辈手中的辛劳,孩子们总当成趣事。记忆之中,我也插过一次秧。那天,我背着书包放学,经过村东头的秧田时,正遇上大人们插秧。见我看得不肯离去,向来喜欢小孩的富贵叔招呼我也下田试试,就是这一试,让我知道了插秧的辛劳。踩着齐腿的稀泥,一边插秧一边后退,每走一步都是负重;长时的躬腰,带来难忍的腰酸背痛,难怪每晚回家父亲都要帮助母亲捶背。听说过“插秧、割禾、走长路”是当时的“三苦”,没想到刚一下田就体会透彻。再看旁边的富贵叔,一排排秧苗间距两拳,插得整整齐齐,宛如艺术,而我却像走蛇形,看上去十分滑稽。父母在远处嗔怪我,富贵叔却大声说:“小娃子肯干是好事,种出的稻子一样香!”

秧苗插完后,父母和乡邻会轮流去巡查灌溉的秧田,遇到天气变化,他们会做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就是白天放水晚上灌水。我初时以为这是瞎折腾,本来很辛苦了还无事找事,

后来还是富贵叔给我解释,说这是天气反复气温冷暖不定,为了防止秧苗受冻,会白天放水以便秧苗照射阳光,而夜晚气温进一步下降,则给秧田灌水让秧苗保暖,这是千百年来祖宗留下的经验。

四月间,除了插秧,蚕宝宝也长势喜人准备结春茧。“蜜蜂出户樱桃发,桑葚连村布谷啼”,这时候的父母再辛苦,也不忘收工时顺势采些桑葚回家,既满足口福,也犒劳一下疲惫的身心。借着月光,父亲啜着小酒,母亲喂着蚕桑,不时交流一两句农活,再奔波辛劳的日子,也能过得云淡风轻。

今天,不管是插秧、割禾还是走长路,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出门有了代步车,广袤的田野,处处涌动着乡村振兴的气息。但不管时代怎样变,每到这个季节,“乡间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的乡村画卷,总是年复一年,不断在乡间田园,也在我们的心间上演。

东北大学的三台记忆

■ 杨之炫

政府有人主张停办解散国立东北大学,或者将其迁到青海。时任校长臧启芳不忍断送学校前程,安排教务长李光忠带着其亲笔公函,到四川各地接洽,寻找新的办学地点。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先后接纳了48所内迁高校异地复课,占战前中国108所高校的44%,压力可想而知。但当李光忠一行来到刚刚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洪灾,正在闹饥荒的三台县时,时任县长郑献徵和三台人民依然向国立东北大学敞开了胸怀。

1938年春,500多名师生徒步从西安出发,经宝鸡、汉中、剑阁、绵阳,历经艰辛,终于在当年4月抵达三台。通过租赁县城东街潼川府贡院和草堂寺部分房屋,以及潼属联立高中(今三台中学)的部分校舍,流亡7年、数度搬迁的国立东北大学,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异地办学。当年5月10日,学校正式复课。

战火纷飞,时局动荡,东北、华北虽大,却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国立东北大学寄寓三台,偏安一隅,得以保全。师生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饱经沧桑的国立东北大学如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在三台办学之初,只有文、法学院,之后陆续扩充了理、商学院,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到五院十二系,基本恢复了在沈阳建校初期的办学规模和学术氛围。国立东北大学在三台办学期间,先后吸引了陆侃如、冯沅君、高亨、杨荣国、姚雪垠等名师来校任教,在特殊年代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有用人才。

国立东北大学在三台的办学历史,是国难史,也是抗争史。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国立东北大学师生一面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一面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据记载,学校先后建立进步组织和社团80个,包括共产党领导的读书会、民主青年社等进步组织,以及团结在党周围的各种壁报团体、学术团体、剧团等。因为师生的不懈努力,三台人民的爱国热情被点燃,教授送子参军,学生投笔从戎,一度蔚然成风。

在三台中学校史馆,我目睹了两份珍贵的历史文物:一是国立东北大学教授萧一山送子参加远征军的嘉奖令,这是当年知识青年从军报国的一个缩影;二是国立东北大学师生和三

台人民开展“一元献机运动”,为抗日前线购买了一架半战斗机的情况报告及捐款收据。虽然地处后方,在饥荒连年、战火频仍的年代,国立东北大学师生和三台人民依然慷慨解囊,共赴国难,展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的鲜活例证。

国立东北大学在三台的办学历史,是流亡史,也是发展史。参观过程中,一座名为“根·源”的雕塑吸引了我的目光。象征国立东北大学校门的背景墙下,一位身着长衫、手持书卷的老者巍然肃立,一对身着民国学生装的青年男女目光坚毅、眺望远方。雕塑的基座上,清晰刻写着“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建校七十年纪念雕塑”。

原来,1946年东北大学迁回沈阳后,留川师生在原址创建了川北农工学院,经多次搬迁、合并,于1952年在南充市组建了四川师范学院。1956年,学院一分为二。其中,本科专业迁到成都,发展成为今天的四川师范大学;专科专业留在南充,改名为南充师范学院,后来发展成为西华师范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三

台不仅是东北大学的经停站,也是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的根源地。如今,四川师范大学歌词“白山黑水,源远流长,狮山灵秀,哺育栋梁”,正是这一特定历史的记载。

八年朝夕相处,八年荣辱与共,特殊的经历铸就特殊的情谊。如今80多年过去,东北大学和三台的这份情谊如红色血脉赓续绵延,如陈年老酒历久弥香。据了解,从2013年开始,东北大学每年都会派遣一个研究生支教团到三台县中小学支教,目前,支教团已传承至第九届。志愿者都是品学兼优的研究生,他们政治思想好、专业能力强,深受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师生好评。由于未到开学季,很遗憾我无缘与在此支教的学长们相见并交流。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承载着厚重历史和优良传统的三台中学,特别是初心广场和校史馆,连同正在修复的“东大园”,已经成为当地宝贵的教育资源。这里不仅是三台中学对新生进行入学教育的课堂,也是全县中小学生学习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基地。仅2022年,全县就组织了2000余名中小学生学习开展研学实践活动。每次东北大学的领导、师生来三台走访,也会来此缅怀、凭吊。

回程路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如果有机会,我要向研究生支教团的学长们学习,主动请缨,扎根基层,立足平凡岗位,争创不凡业绩,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我总会在万物复苏的时节,想起母亲,想起那些与母亲同在的春天。

上世纪80年代,母亲是一所乡村中学的老师。母亲的春天都是和她的学生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欢笑与泪水,悲伤与美好共存的日子,历经几十年时间的冲刷,仿佛远了、淡了,却总有些画面,定格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春天,本是个美好的季节,可印象中,母亲的春天总是奔走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上。

那时的春暖花开,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到春天,母亲的学生便陆续有人辍学,或因吃不饱饭,或因缴不起学费,甚至还有因为被父母嫁人。母亲知晓山里人家的难处,却更不忍看着学生继续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一到周末,母亲便会领着我,挎个小篮子,翻山越岭地去她的学生家家访。一路上,散布于路边、田头的各种野花、野草,正疯了似的生长,我总会时不时地摘几朵野花,拿在手上。平常爱美的母亲却完全不顾及那

一阵风吹过来

■ 孙君飞

一阵风吹过来
不仅仅是风,那是山坡上
一千朵花儿邀请

你说春天是风吹过来的
可是我的内心如大海一般澎湃
有一些手掌捂热了山头
有一些树木从泥土深处报出了好消息
有一些歌声落进眼睛里
开出清澈旋转的泪花

春天是一种爱
是大地万物献给天空的一种爱
春天升起又降落
雨滴像珍珠
柳叶像小鸟嘴上的吻
今天比昨天温暖
明天比今天富有

太阳像敞开的房子
孩子们张开手臂
寻找蜂蜜点亮的灯
你说熟悉的种子生长出陌生的惊喜
可是我已经在盈盈的一个宽阔的节日
在春天,远方看起来很近
我们的邻居经常不在家
连他们养的小鸭也找到了流水的钥匙

一阵风吹过来,吹过来
吹开遮蔽着的时间和秘密
春天拥抱着最后的枯草和暮光
越是漆黑安静的夜晚
越是让眼睛明亮
让清晨的钟声悠长

我是东北大学材料学院2022级学生,今年春节期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三台县有来自东北大学的学生在支教。多方求证得知,原来东北大学和三台渊源颇深,在8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国立东北大学曾经内迁到三台办学,旧址就在今天的三台中学。

带着强烈的好奇与向往,2月4日,在父母陪伴下,我来到了三台中学参观,追忆百年东大,缅怀峥嵘岁月。

进入三台中学校园,迎面是两栋五层高、横排贯通布局的教学楼和综合楼,简约而不失现代气息。在教学楼与大门和围墙之间,是绿树掩映、小径纵横的初心广场。这是2021年“七一”前夕,学校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精心设计、整体打造的。广场以图文橱窗、浮雕造型相结合的方式,全景展示了1928年三台县第一个党小组诞生在三台中学的光辉历史。

穿过教学楼门厅,来到位于综合楼底层的校史馆。学校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三台中学的百年历史和办学成就,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段,当是国立东北大学在三台办学的历史。

始建于1923年4月的东北大学,在上世纪30年代初,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一流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学校园被日寇侵占,师生先后流亡北平、开封、西安等地,期间被国民政府接管并改名为国立东北大学。1937年底,日寇进逼潼关,西安震动,国民